

星之魔法少女

1

試閱本

星光寶石的魔法

車人 著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人物介紹



畢芯言

年齡：11歲

來自：地球

身分：小五學生，魔法少女

魔法元素：光

魔力來源：星之碎片——紫水晶

魔法裝備：光之魔杖



高
柏
宇

年齡：12歲

來自：地球

身分：小五學生

魔法元素：火，也能運用風和水

魔法裝備：魔法指環



騰
騰

原名：亞古力多克司

年齡：？

性別：？

來自：魔幻國——星空王域

身分：魔法精靈

魔法等級：第一級

目 錄



1. 夢裏的請求	6
2. 失憶的小兔子	13
3. 令時間放緩的魔法	24
4. 雙頭巨大的獵物	33
5. 華麗的換裝，變身！	48
6. 可以信任的留級生？	57
7. 石牆後的神秘密室	63
8. 是敵？是友？小矮人查冬冬	81
9. 黑曜石的封印	105
10. 大魔法騎士的魔法指環	115
11. 從魔幻國來的追兵——賽斯迪！	131
魔法書，請問……	141

1

夢裏的請求

微風輕輕吹過少女及肩的髮端，送來一陣甜蜜的花香味道。

少女緩緩張開雙眼，卷曲而濃密的睫毛下是一雙明媚的眸子，映入眼簾的是一處感覺熟悉的地方。

她站在一座小山嶺上，腳下踏着一片紫藍色的茸茸草地，背後是深淺不一的粉紅色茂密樹林。

她俯瞰山下那不斷噴涌的銀色噴泉，潺潺的流水在色彩斑斕的花田間悠然穿梭。

在小島的另一邊，那座尤如水晶般閃爍的古老城堡懸浮在半空，城堡頂層綻放着七色幻彩光芒，照耀着整個地方。

記憶中，少女到訪過這裏很多遍了，但眼前的景色無論看多久，感覺都是那麼神奇，那麼美麗。

夕陽漸漸下垂，少女獨個兒卧在草地上，仰望天空中的一抹淡淡而恬靜的金光。

「芯言……芯言……」一把溫柔的聲音幽然地傳來，多麼的悅耳。

「是誰？是誰在叫喚我？」身材嬌小的少女站起

來，一張白皙而精緻的臉孔四處張望，卻看不到半個人影。

少女的名字叫畢芯言，她擁有一雙清澈的眼睛，和一顆純真的心。

芯言感到頭上有東西掠過，她抬頭一看，是一顆粉紫色的雪花正從天空中飄落，於是她伸出手來，接着那顆雪花。

「這不是雪啊，一點也不冷，而且有淡淡的香氣。」芯言把它捧在鼻子前，輕輕嗅着。

突然，一道紫光徐徐從芯言的掌心透出來，是從那紫色雪花散發出來的。

發光的雪花在芯言的手心緩緩升起，飄浮在半空中。

「芯言，你就是芯言嗎？」剛才那把婉轉而又略帶憂傷的聲音再次響起。

「對啊！是你在呼喚我嗎？」芯言眉頭微微一蹙，好奇地問發光的雪花，同時她感到紫色的光漸漸增強，好比正午猛烈的陽光打入眼簾內，刺眼得令她伸手擋住強光。

紫光逐漸把一切吞噬，當芯言再次張開眼睛，發現自己正置身於一個飄浮在半空的透明玻璃球內，外面盡





EXTRA魔法

是一望無際的白霧，剛才仙境般的景物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裏是什麼地方？」芯言嚇了一跳，她揉揉雙眼左顧右盼，外面霧太濃了，天空被厚重的霧遮擋着，隔着玻璃都感覺到外面的寒意……

「這裏是我的結界，只有在這裏我才不會被發現……」剛才的聲音再次傳來，隱隱透着一份哀傷，「沒時間了，請求你……趕快前來魔幻國一趟……」

「魔幻國？我從未聽過這個地方……」芯言甩甩頭，一臉疑惑，「我只是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

芯言還未說完，她就看到無數紫色的光芒從四方八面流竄入她的掌心，隔着皮膚她看到紫光透出來，從血管擴散開去，芯言感到身體內傳來一陣熾熱，血液在急速地流動。

「呀！為什麼會這樣的？」一下子，她的全身都滲出紫色光芒。

「芯言，現在就只有你有力量去改變魔幻國，不要害怕，你要相信你自己……」顫抖的聲音越來越遠，帶着憂傷的餘音，最後悄悄地消失於空氣中。

遼闊的世界全是一片白色混沌的蒼茫，只剩下安靜，寂寞，冰冷。

「等等啊……」芯言放聲追問，但傳來的只有自己的回音。

忽然，芯言感到半邊臉涼透了，她隨手摸摸臉龐，
「咦？怎麼濕漉漉的？」

原來是一塊濕布貼着她的臉。

芯言無意識地把緊貼她臉上的布拈起，喃喃地說：
「竟然又再做相同的夢呢！」

芯言剛從夢中驚醒，腦子裏還有點混沌。

「什麼來的？」她揉着還未睡醒的雙眼，望着手上的濕布，「這條灰色的……不是用來抹地的地布嗎？」

「嘩呀！很骯髒啊！」芯言回過神來，立即把地布用力拋掉，手背用力擦着自己的臉。

「喂！快起來了！別說我不提醒你，你再不起來就一定會遲到了！」一把冷冷的聲音在芯言的牀邊叫道。

「是哥哥？」驚魂未定的芯言立時聯想到這是他哥哥做的惡作劇，一定是把他那又髒又臭的地布當作面膜套在自己白滑的臉上。

「森樂！」芯言氣得支起上半身，把聲音提高八度放聲大叫。

森樂看到芯言完全醒過來後，便拍拍屁股離開她的房間。

只想多睡幾分鐘的芯言沒森樂法子，她再次酥軟地倒在牀上，這時半開半合的眼睛卻瞄到牀頭的鬧鐘。

「什麼？八時了？為什麼鬧鐘不響啊？」芯言嚇得整個人彈了起來，「騰騰，你幹嗎不叫醒我？」



失憶的小兔子

和煦的陽光從樹葉縫隙透出來，就連昨晚被雨水弄濕的地面都完全被曬乾了，空氣也特別清新，不過芯言沒時間去感受這個美好天氣了，因為……

因為她快要遲到啦！

「騰騰，坐穩啊，今天我會踩得比平日更快的！」芯言輕輕扶穩抓在她頭上的騰騰，騎着單車向學校全速前進。

「芯言呀，我還未吃早餐的啊！」騰騰打了個呵欠，失落地說，「肚空空的坐單車會吐的啊！」

「哎呀，你千萬別吐呀！要不我先把你摘下來放在書包裏吧！」芯言認真地告誡着騰騰。

「不要，坐在這裏最舒服了，我盡量控制一下吧……」說罷，騰騰便抿起嘴巴。

「都怪我那無聊的哥哥，一定是他偷偷潛入我的房間把我的鬧鐘關掉，好讓我不能與他爭先梳洗！」芯言心裏抱怨，她起勁踩着腳踏發洩不滿。「嗯嗯……不會錯的了，難怪今天我起牀時他已經準備好出門了！」

微風輕輕把樹上的葉子吹得沙沙作響，青澀的草香

在林間穿梭徘徊。

「呀，要再加快一點了，今天的第一節課是非常重要的廣播劇分組，我一定要跟林芝芝分為同一組的！」

「什麼是廣播劇？」騰騰那長長的耳朵被風吹得翻來覆去。

「廣播劇就是五年班下學期的重頭課業，由兩至三位學生分成為一組，每組圍繞一個自選主題做一個廣播劇，由選題、創作編劇、排練和聲演都要處理，一個月後會輪流向全級老師和同學表演，」芯言認真地解釋說，「因為成績會直接影響學期評分，所以同學們都非常重視，絕對不容有失。」

「那為什麼一定要跟林芝芝同一組？」騰騰滿臉疑惑地問。

「那當然因為林芝芝是我的最好朋友啦，這兩天你在學校也看到她是多麼聰明又善良，而且成績又好，跟她拍檔一定會很愉快的，」芯言笑說，「更重要當然是可以確保取得很高分呢！」

「這樣聽來，似乎你只是打算依賴高材生林芝芝的幫忙，然後坐享其成！」騰騰偷偷伸出一隻手敲向芯言的頭，揶揄她說。

「才不是呀……」芯言彷彿被看穿了似的，撇起那

櫻桃色的小嘴巴。

芯言瞄了一下手腕上的錶，心裏暗忖：「拜託千萬……千萬不要出什麼亂子啊！」

芯言和騰騰只是在三天前認識，抓在芯言頭上的騰騰在一般人眼中只是一隻裝飾有純白色兔子臉孔的髮夾，但其實，他是一隻魔法小精靈。

芯言的思緒回到三天前的下午，她下課後，在回家途中發現了小巷內的一家舊式二手商店。這家店彷彿有一種魔力吸引着芯言的雙腳，令她不由自主地走向它。

二手商店看來有點殘舊，門牌都褪了色，似乎開業好一段日子了，只是芯言一直沒有察覺它的存在。

「叮叮……」芯言推開大門，掛在門上的風鈴隨即發出清脆的聲音。

相對門面，店舖內的陳設是意想不到的光鮮，一點也不老舊，芯言走進去，看到貨架上每一件物品都是獨特的，沒有重覆的東西，而且看上去還很新淨，也許是因為店主把貨物清潔及修補得宜，貨品彷似全新的一樣，一點也不像二手的。

在飾櫃前，當芯言第一眼看到這隻小兔子髮夾，她就喜歡上它了，漲鼓鼓的臉蛋，用玻璃珠子做的紅眼睛，還有幼細光滑的軟毛，手工精緻，彷彿是一件珍貴

的工藝品，加上那個令她心動的便宜價格，芯言沒有多想就拿出儲了一個多月的零用錢來，把它據為己有。

當晚，芯言回到自己的房間，把及肩的烏亮長髮往後梳，束成一條馬尾辮子，並把髮夾夾在辮子上。她把頭左右擺動，滿意地望着鏡中的自己。

「很可愛啊！明天就這樣戴着上學吧！」芯言欣喜地說。

「不可愛喔！」芯言忽然聽到一把聲音。

「誰說的？」芯言轉身，根本沒有人，也許是她的錯覺。

芯言皺着眉再次看着鏡中的自己，她歪歪頭，不解地自言自語：「很可愛啊！」

「不可愛啊！」剛才的聲音再次傳來，「我看不到前面呀！」

芯言嚇了一跳，房間內根本沒有人，她側着頭望着鏡子，映入眼簾的只有夾在辮子後的髮夾。

「不可能的！」芯言把兔子髮夾摘下來放在掌心，她盯着髮夾，越看越覺得上面那隻小兔子栩栩如生。

「是你說我不可愛的嗎？」芯言用指尖敲了小兔子的鼻子一下，問。

小兔子被她一戳，鼻子立即抖了一抖，然後接連打

了好幾個大噴嚏。

芯言看傻了眼，一時不懂得反應過來。

小兔子那如寶石般的眼珠兒骨碌骨碌地轉動，他清晰地說：「我的鼻子很敏感的，別再觸碰它好嗎？」

「你……你懂得……說話？」芯言嚇得雙腿發軟。

芯言是一個膽小怕事的女生，怕黑、怕與陌生人共處、怕怪物，她從小就對恐怖或者是驚慄的故事非常抗拒，就連一些關於災難的新聞她都刻意避開。

當芯言看到面前毛茸茸的東西跟她講話，差點把她的膽子也嚇破。

「還不止！」髮夾上的兔子猛地抖動面孔，露出又大又白的牙齒，並發出「依依」的聲音。

在小兔子頭顱的下方慢慢爬出一隻白色的小手來，牠用手掌上的粉紅色肉枕擦着鼻子，而另一隻手隨後從另一邊伸出，接着小兔子用力一撐，把牠的身體和雙腿也踢了出來。

「噏——」最後，小兔子毛毛球般的尾巴也彈了出來，牠的身體差不多長大了十倍，牠用力在芯言手中一躍，跳到書枱上。

看着小兔子髮夾變身成真的「小」兔子，芯言瞪大的眼珠兒幾乎要跳出眼眶。

「你不需要擔心，我的食量不多，每天三餐給我三數條紅蘿蔔就夠了！當然，正餐之間我很樂意嘗試不同的零食。」小兔子一邊揮動手臂活動着筋骨，一邊視察四周的環境，「擁有自己的房間很不錯呀，最好給我做一個溫暖的窩，要有枕頭和被子的啊，我不習慣跟別人一起睡的。」



「還有，我不喜歡洗澡的，你千萬不要把我弄濕啊！」小兔子劈里啪啦的繼續說過不停。

在一輪轟炸機聲音停止後，芯言原本跳得急速的脈搏稍為平靜下來，她感覺面前這個毛東西的長相也不是太可怕吧。於是，她壯大膽子硬着頭皮對小兔子說：「我沒說過要養寵物啊！更何況是這麼煩人、說話沒完沒了的奇怪寵物……」

「唏！我不是寵物來的！」小兔子鼓起腮幫子，說。

「那你是什麼怪東西？究竟是從哪裏來的？」芯言仔細地從頭到腳打量着小兔子。

「唔……我是從哪裏來的……」小兔子低下頭思考了片刻，抓抓頭道，「我也忘掉了……腦海裏只記得我有一個重要的使命……」

「是什麼使命？是誰委託你？」芯言追問。

「嗯……」小兔子把五官擠在一起用力思考，良久，吐出了一句，「噢，一時間我想不起來！」

「那……你有名字嗎？你的家人朋友呢？他們都跟你一樣會變身的嗎？」芯言皺起眉頭，顯得不耐煩。

「一點印象也沒有！」小兔子擺出一副懊惱的模樣，眼珠轉了幾圈也找不着半點頭緒。

「怎麼可能一時之間全都忘記了？你在欺騙我吧！」芯言抱起雙臂，狐疑地說。

「我沒騙你的！我真的沒有說謊！你相信我吧，我……我的腦袋就是空白一片！」小兔子急着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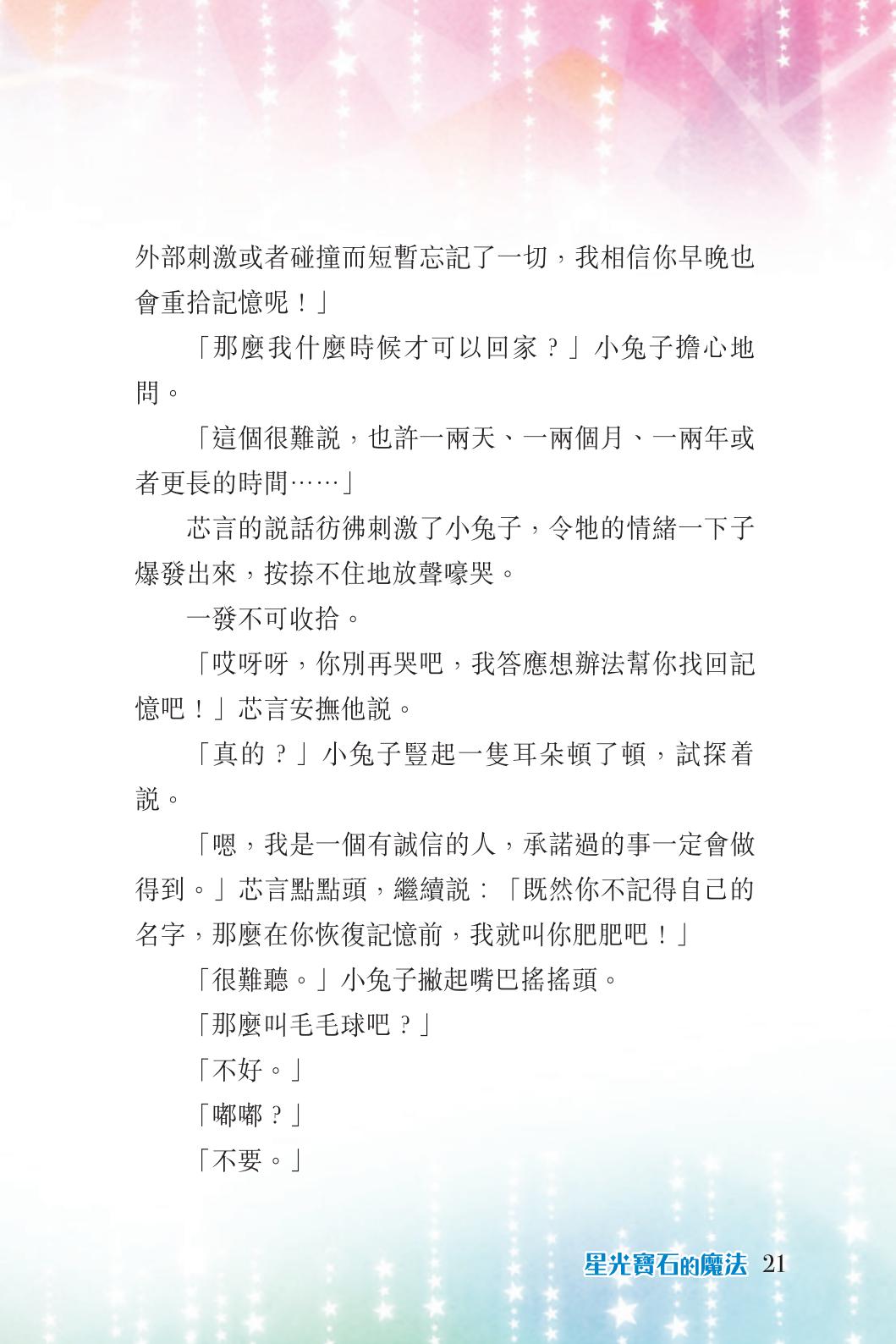
「假如你沒騙我，那你的腦袋到底裝了什麼呢？」芯言在小兔子的頭上輕輕敲了一下，「冒失鬼，竟然連名字也可以記不住，你的外貌雖然像隻兔子，但你更像一尾金魚吧！媽媽說金魚的記憶只有幾秒鐘，也許你比牠更沒記性。」

被芯言這樣欺負，小兔子的眼眶紅了起來，原本像紅寶石一樣晶瑩的眼睛一下子載滿了淚水，牠垂下長長的耳朵，難過地啜泣。

突然，芯言的內心深處湧出一陣傷痛，「奇怪，為什麼我的心好像被揪住一樣，感覺好難過。」

彷彿與小兔子有一種特別的聯繫，芯言感到小兔子思緒空空如也，似乎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並不是撒謊，也不是故意失憶。沒有記憶其實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憐的事，在這個時候，牠最需要的是朋友的支持。

芯言的心裏掠過一絲歉意，她覺得自己的說話過火了，於是向小兔子道歉：「對不起啊！也許你只是受到



外部刺激或者碰撞而短暫忘記了一切，我相信你早晚也會重拾記憶呢！」

「那麼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家？」小兔子擔心地問。

「這個很難說，也許一兩天、一兩個月、一兩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芯言的說話彷彿刺激了小兔子，令牠的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按捺不住地放聲嚎哭。

一發不可收拾。

「哎呀呀，你別再哭吧，我答應想辦法幫你找回記憶吧！」芯言安撫他說。

「真的？」小兔子豎起一隻耳朵頓了頓，試探着說。

「嗯，我是一個有誠信的人，承諾過的事一定會做得到。」芯言點點頭，繼續說：「既然你不記得自己的名字，那麼在你恢復記憶前，我就叫你肥肥吧！」

「很難聽。」小兔子撇起嘴巴搖搖頭。

「那麼叫毛毛球吧？」

「不好。」

「嘟嘟？」

「不要。」

「胖胖？漲漲？腫腫？包包？爆爆？圓圓？波波？珠珠？」

「你怎麼想到的名字都那麼差勁的！」小兔子雙手撐着腰，不滿地投訴。

「我又沒有取名字的經驗，我只是照着你的身形替你取名吧！」芯言掃視着小兔子，攤開手無奈地說。

想了許多名字都被小兔子否決，芯言感到累了，她倒在牀上，閉上眼睛。

「嗯……我想好了……」芯言突然靈機一動大叫起來，嚇了小兔子一跳。

「叫什麼？」小兔子緊張地問。

「叫騰騰吧！」芯言興奮地回答。

「騰騰？」小兔子用牠的大板牙咬着唇，猶豫地道。

「嗯，這個名字最適合不過了！」芯言慇懃着，「不用再想其他了！」

「騰騰……騰騰……騰騰……騰騰……」小兔子試唸着這個名字，感覺有點奇怪，卻又說不出有什麼問題，唯有暫時接受，「那好吧！」

芯言暗地裏叫好，這個名字是取自「肥騰騰」的最後兩個音節，只要減去「肥」字，名字就變得動聽多

了。

已經很晚了，芯言把小兔子抱起，溫柔地放在她的攬枕上，「今晚你就睡在這裏，明天我給你親手做個溫暖的被窩吧！」

自此以後，騰騰便成為了芯言的朋友，每天早上，芯言便會把兩邊的頭髮束成辮子，把兔子髮夾夾在左耳上方。

在其他人前，騰騰只是一隻普通的兔子髮夾，在與芯言獨處的時候，他才會使用魔法伸出手腳來活動。



令時間放緩的魔法

「糟糕了，上課的鐘聲還有五分鐘便會響起來，我要加快速度了！」芯言的電子手錶響鬧裝置提醒着她。

來到分岔路上，右邊斜坡下那一間便是芯言的學校了，芯言突然站起來，雙腳踩在腳踏上，微微彎腰向前傾，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準備好了嗎？」

還未聽到正暈車浪中的騰联回應，芯言就已經像離弦的箭一樣，飛快地往下溜，混着青草味道的風拂在她的身上，令她精神一振，她心想：「這樣滑下的速度會更快，照這速度應該趕得上大閘關上前到達學校的！」

此時，路中心竟然出現一個身影。

「哎呀！為什麼會有個男生蹲在地下？」芯言滑下的速度實在太快了，手足無措的她煞停不了單車，眼看快要撞向背着她蹲下來的男生！

「快走開呀！」芯言大叫，可是對方似乎沒聽到。

「哇！好痛啊！」芯言感到頭上的辮子被狠狠地扯了一下，而就在快要撞上的一刻，奇怪的事發生了，芯言的身體發出一團耀眼的光芒，是金色的光。

那閃亮的光芒從芯言的指尖開始伸延到手臂，然後

自她的頭上向腳下蔓延，慢慢地覆蓋着芯言身上的每一寸皮膚。

「發生了什麼事？」時間彷彿減速了般，芯言的滑行速度逐漸減慢，變得比走路還要慢，不，應該是比蝸牛走路還要慢才真！就連飄落的樹葉也似是懸掛在空氣中，遲遲不肯掉到地上。

眼前的景象就像用了攝錄機的慢鏡功能一樣，芯言把身體向左傾側，輕易地避開了那男生。當她與那個男生擦身並排的時候，空氣似是凝住了，她感覺一切都靜止了，就連周邊的聲音也消失了。

在與那男生擦身而過的一刻，芯言看到一雙深邃的大眼睛，直直地瞪視着她！

「他不就是高柏宇？」芯言愣住。

去年也同樣是五年乙班的柏宇因成績不理想而留級，由於身材高大的關係，所以柏宇被安排坐在最後排的角落。開學三個多月來，芯言沒有與柏宇說上半句話，可能柏宇也未必知道芯言的名字。事實上，柏宇一直獨來獨往，從來沒有跟其他同學打交道，亦不曾見他與六年級的學生來往，是「獨孤派」的孤獨掌門人。

在芯言的記憶中，永遠不扣上領口那顆鈕子的柏宇上課時總是撐着頭裝醒，對啊！是裝醒不是裝睡，誰也

看得出他呆滯目光的背後是一個又一個美麗的白日夢！老師們也懶得理他。記憶中，他經常欠交功課，而每次測驗都一定是成績最差的一個。

只是過了半分鐘的時間，金光漸漸消退，時間像是回到原本的軌道上，重新開始流動。

芯言回頭望向柏宇，他如石像般蹲在原地，似乎被芯言的擦身而過嚇了一跳。

「很厲害啊！」芯言懷疑地問頭上的騰騰，「騰騰，是你令時間變慢嗎？」

怎料，騰騰尖叫：「危……險呀！」芯言本能地回過頭來看着前方。

「嘩嘩嘩！」芯言發現自己原來忘記了回復平衡，身體頃刻失去重心連人帶車繼續向左傾，然後……

「嘭！」芯言整個人與大榕樹擁吻，發出可怕的撞擊聲。

「好痛呀！騰騰，為什麼會這樣子的？」芯言感到一陣暈眩，雙手按着前額跪倒在樹下，頭頂布滿落葉。

「差點連我也被撞扁！我剛才使出了時間放緩的魔法，這種魔法只可短暫令時間變慢！」騰騰抱怨地說。

「魔法？那……即是你的魔法不濟吧！」芯言一邊擦着前額，一邊揉着自己被擦傷的膝蓋。

「我失去記憶嘛，臨時想得出時間放緩魔法的咒語已經很了不起呢！」騰騰不服氣地說。

「嘆，剛才是什麼一回事呢？好像有點不對勁。」在不遠處的柏宇緩緩站起來，伸手摸向面前的空氣，他捏着下巴沉醉在回憶中，模仿偵探沉思案情的樣子。

「騰騰，你不是說一般人不會看到你的魔法嗎？難道他也看到剛才的奇異現象？」芯言皺着眉，細聲問騰騰，但騰騰動也不動，完全沒有回應。

「是我眼花嗎？好像突然出現了一束光……」柏宇上前來，他低下頭擺出一副認真的樣子，打量跌在地上的芯言，「那是魔法嗎？」

「吓？魔法？」芯言一怔，心想為何柏宇會猜到跟魔法有關？她立即換個表情，裝作生氣的說，「你……你看太多漫畫吧！」

「喂，我來問你，你為什麼突然蹲在地上？累我撞得傷痕累累！」芯言試圖打開另一個對話匣子。

「我綁鞋帶呀！」柏宇踢踢腿，看看鞋帶是否綁得穩。

「你怎會蹲在路中心綁鞋帶！」芯言怪責他說。

「這位同班同學，這條小徑是行人路，而單車應該在馬路上騎，那是幼稚園學生的常識！」柏宇交疊雙

手，理直氣壯地說。

芯言沒想過自己竟然被反過來教訓，她好不生氣地怒視着柏宇，「哼！總之是你不對！」

柏宇漠視芯言的控訴，突然蹲下來把頭靠向芯言，越來越近，只剩下數厘米的距離。

「你……你想做什麼？」芯言瞪大雙眼，她下意識把頭靠向後，這一次，她後腦「嘭」的一聲撞向大樹。

「哎唷！」芯言痛苦地搓着腦袋。

「別動！」柏宇喝令着，語氣帶着令人臣服的威嚴，芯言立即定了格。

這是芯言第一次跟柏宇正面對望，而且距離還是這麼近，芯言只感到心跳莫名其妙地加速。平常在課堂上大部分時間，柏宇的雙眼都是半開半合，原來他的雙眼長得很大很明亮，他臉上的輪廓也很分明，挺拔的鼻樑、尖尖的下巴，雙眉和頭髮長得很濃密而且很粗壯，就像一條條倒豎的羽毛。

在芯言眼中，面前的柏宇比印象中糊糊塗塗的他要英氣一些。

芯言的焦點最後落在柏宇那雙琥珀色的瞳孔上，在那深邃的眼眸裏，芯言看到自己一張惘然的臉。

柏宇把視線轉移到芯言的頭上，他伸手抓抓芯言的



頭髮，把卡在她髮梢上的幾片樹葉拈走，說：「骯髒貓！」

被柏宇突如其來的觸碰嚇着，芯言趕緊按着頭大喊：「你……你太過分啦，幹嗎隨便抓女生的頭髮！你是變態的嗎？」

「我只是撿走你頭上的樹葉！我才不想碰你的頭髮！」柏宇理直氣壯的反駁。

「你沒禮貌！沒風度！沒……沒……」芯言氣得一時語塞，話都說不下去。

「沒……沒……你沒話可說吧！」柏宇臉上一副得意的樣子，實在令人討厭。

「鈴……」就在這時，不遠處傳來熟悉的鐘聲，二人隨即互相對望——是上課的鈴聲。

「糟了！竟然忘記快要遲到！」擦傷了膝蓋的芯言打算爬起來時，一不小心把傷口弄破了。

「好痛啊！」芯言看着鮮血從傷口邊緣滲出來，面如土色的她癱坐在地上。

柏宇瞄了芯言一眼，裝作沒聽見她的慘叫，轉身準備走開。

「喂！你怎麼一點同情心也沒有？都是你害我遲到的！」芯言焦急地說。

「你自己不小心跌倒又與我何干？」柏宇回頭望着芯言，擺出一個嘲弄的微笑，「你剛才不是說我變態、沒禮貌、沒風度的嗎？難道你想這樣的人會扶你回去學校？」

芯言反駁不了，她不忿氣地四處張望，可是附近卻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忙。

「算吧，」柏宇聳聳肩說，「要是你答應替我做一星期功課，我便考慮扶你一把！」

「乘人之危太可惡了！我不會答應你的！」芯言激動得漲紅了臉，她嘗試再次站起來，可是傷口實在太痛了。

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原本走遠了的柏宇竟然折返，自顧自地把芯言的單車扶起，看來他是個口硬心軟的男生。

「算吧，畢『小』芯言，我來載你吧。」柏宇聳聳肩，伸手遞向芯言說。

原來柏宇記得芯言的名字。

「但我絕對不會幫你做功課的！」芯言鼓起腮幫子，不認輸地說。

芯言坐在單車的後坐，不情願地抱着柏宇的腰。這是芯言第一次抱着同齡的男生，她驚覺原來男生的身體

很溫暖，而且肌肉很結實。她怎樣也想不到一直疏離得很的同班同學，今天竟然會走得這麼近。

一路上，誰也沒有說話，靜得只聽到自己快速的心跳聲。

怦怦……怦怦……怦怦……

4

雙頭巨犬的獵物

終於，芯言和柏宇都難逃被當值風紀記名的厄運，擦損了膝蓋的芯言被送到保健室清理傷口，而柏宇則自行回到課室上課去。

治療後，芯言的膝蓋貼上了一塊比手掌還要大的膠布，她忍着痛楚走進課室，推開課室大門，她察覺課室內氣氛高漲，同學各自圍成一堆堆，大家熱烈地談論着。

奇怪的是，當大家看到她時都不約而同地把聲音放輕，紛紛投來一個難過的目光。

芯言深感情況不尋常，她正想開口問個究竟就被老師召了過去。

「什麼？廣播劇分組已經完成？我竟然要跟高柏宇二人組成一隊？」當老師對芯言說這個分組結果時，差點令芯言陷入崩潰的狀態。

「對呀，剛才大家已經自行分配好各組的成員了，班中有三十四人，共分為十二組，三位組員的有十組，另外兩組則有兩位組員。」老師認真地說，指着已列在黑板上的名單。

芯言瞪眼一看，她和柏宇的名字的確被編入在最後一組內。

「怎會這樣的！」芯言渾身虛脫，感覺就像失足直墮無底深淵。

芯言的眼珠迅速地在黑板上滑過，搜尋各組的組員名單，她看到林芝芝同是編入了兩人組，她竟然配上了「宅男系」會長司徒若禮。雖然司徒若禮是眾所周知的數學天才，但戴着厚厚眼鏡、不修邊幅、臉色蒼白的他表達能力並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她絕對相信芝芝一定是在不情願下被安排跟他一組的。

芯言認真地思考了半分鐘，突然明白了這安排的箇中原因：班中當然是沒有同學願意跟留級生柏宇同組，而自己又剛巧遲到，於是二人都沒有選擇組員的權利。而她最要好的同學林芝芝因為等不到她回來，在其他同學都已經分好組後，剩下來的司徒若禮便順理成章選擇跟林芝芝成為一組，最後只剩下芯言被迫跟柏宇一組了！

芯言立即望向課室中央位置，把椅子移到矮小瘦弱的司徒若禮旁邊的林芝芝，她的臉色看來也不比自己好看多。

「都是我的錯，如果我沒有遲到，如果我趕得及在

分組前回到課室……」芯言抱着頭暗自埋怨。

一切已經太遲了！

一想到，自己要跟經常遲到、上課打瞌睡、欠交功課和成績一塌糊塗的留級生高柏宇合作，芯言的頭就痛起來了！

「老師……我可否跟司徒若禮調組？」芯言露出最真摯誠懇的眼神，祈盼能夠感動老師，嘗試扭轉黑暗命運的開始。

「下一次準時回來便可以選擇廣播劇的組員了。」老師也擺出一副堅定的表情，並溫柔地拍拍芯言的肩膀，安慰她說。

「老師，可是……」芯言激動得手也顫抖起來，她始終接受不了這個可怕的事實。

「這課堂只剩下十多分鐘，你快去與柏宇討論一下廣播劇的主題吧，下課前要把主題交給我啊。」老師揮手打發芯言，似是看穿她的不甘心。

聞言，芯言知道事情再沒有轉彎的餘地，唯有無奈地把椅子挪到柏宇的座位旁。

芯言望向隔着兩排座位的林芝芝，她同樣一臉苦惱，芯言合上雙手，隔空以口形向林芝芝道歉。此刻，林芝芝的臉上掛着從未有過的氣餒神情，她無奈地報以

苦笑回應。

芯言感覺全身被一陣霉氣濃濃包圍着，似是象徵她的噩夢正式揭幕。

「你剛才不是有點感激那個男孩子送你回到學校的嗎？」頭上的騰騰輕聲說。

「那根本是兩回事！」芯言沒好氣地回答。

「你剛才在自言自語嗎？」托着頭在打瞌睡的柏宇忽然張開一隻眼睛望向芯言。

「你才自言自語！唉，跟你一組就是倒霉了！成績一定會被你拖垮！」芯言覺得眼前半睡半醒的柏宇特別令她討厭。

芯言沒他辦法，唯有自行草擬廣播劇的計劃。

編寫劇本絕對不是芯言擅長的範疇，尤其是要她想一個廣播劇主題，她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好點子來，望着懶洋洋的柏宇，芯言就感到氣結。

「大家靜一靜，選好了主題的同學請上前來告訴我。」課堂即將完畢，老師提示說。

同學一個接一個來到老師面前，興高采烈地把題目說出，而老師也提供意見給大家參考。

時間越來越緊迫，芯言的腦袋越是閉塞。

她往林芝芝的方向望去，可憐的芝芝不斷搖頭，不

不停地拒絕司徒若禮提出的瘋狂的主題建議。

「我想到了！」芯言剎那靈機一觸，腦海閃過她最愛吃的朱古力，她喃喃自語，「就以朱古力為主題，來一個特濃的朱古力廣播劇吧！」

當芯言正打算上前向老師匯報時，豈料柏宇突然站起來，誇張地用力伸了個懶腰，似是故意阻攔她。

「老師！我們的廣播劇主題就選『魔法世界』吧！」柏宇高聲把話喊出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然後再次伏在桌子上睡覺。

「魔法？這可不是動漫的廣播劇啊！選這個虛無飄渺的題目必定會把成績拖垮的！」芯言瞪眼怒視着柏宇，生氣地說，「我已經選定了用朱古力作為主題，你就好好配合吧！」

「我最討厭『朱古力』，除了『魔法』這個題目，其他我也不想做，」柏宇側着頭，勉強地提起一截眼皮，慵懶地說，「難道你對魔法毫無認識嗎？」

「我……對魔法這故弄玄虛的東西完全沒興趣！你……要是你認識，你說出來聽吧！」

「魔法並不是由漫畫虛構出來的，魔法是自古以來流傳的一種超自然力量，簡單來說，魔法擁有不同元素，例如風、火、水、土、光等，還有不同系別，好像

時空系、防禦系和精神系……」柏宇揉着眼睛說，「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廣播劇。」

「哎！」突然，芯言感到頭頂傳來一下痛楚，她心裏抱怨說，「好痛呀，騰騰你幹嗎扯我的頭髮！」

「你怪叫什麼？」柏宇皺皺眉，問。

「沒……沒什麼。」芯言一怔，說，「別岔開話題了，你怎麼可以不先徵求我的同意，自把自為決定二人合作的廣播劇主題？」

「難道你有打算與我討論廣播劇主題？」柏宇打了個呵欠，冷冷笑說。

「你……你……跟你討論有什麼用，你連功課也懶得交，更何況是整個廣播劇的計劃？你選了主題後，接下來的資料搜集和編劇還不是由我獨個兒做？」芯言不服氣地說，「要是你有本領的話就不會留級，我可不想跟你一樣做個留級生！」

柏宇眉毛一挑，他的心彷似被什麼戳中了一下，他訥訥地說：「原來你是這樣想。」

芯言不以為意，她撐起腰說：「總之，我絕不贊成用『魔法世界』作為這個廣播劇的主題！」

「無論如何，我已經決定了。」柏宇故意收起笑容，面無表情地說。

「你……你太可惡了！」

就在這時，芯言感覺地板強烈地晃了一下。

「什麼？地震嗎？」芯言緊緊地抓緊桌子。

面前的柏宇彷彿定了格，雙目無焦點的望着前方。

「喂！你感到震動嗎？」芯言問柏宇。

柏宇動也沒動。

除了柏宇，其他同學的活動也靜止了。

一種怪異的感覺浮現在芯言心頭，她感到空氣中的味道變了，眼前影像的色調也彷彿調淡了半分。

「騰騰，又是你把時間放緩了嗎？」芯言情急地把騰騰從辮子上摘下來，問。

「不是我啊！」騰騰抖動一下毛髮後探出手腳，他環顧四周並跳到柏宇的肩膀，猛地在他眼前揮手，然後說，「嘆，這不是時間放緩……是時間停頓啊！」

「時間停頓？」芯言一怔。

「剛才柏宇提及有關魔法元素勾起了我部分記憶。」騰騰說，「『時間停頓』是操縱時間的一種魔法，也就是令流動中的時間在某個範圍內停止。」

「怎麼又是魔法？除了你，還有誰懂得這些魔法的？」芯言吃驚地問，她望出窗外，外面就像一幅風景畫般，雲層凝住了、鳥兒在天空中靜止了，整個世界突

然失去了聲音，一切都處於靜止狀態。

「我想不起來……」騰騰說，「不過印象中，時空系魔法是一種高階的魔法，不是一般的魔法師可以運用的！」

「你的意思……莫非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魔法師？」芯言眉頭一蹙，訝異地問。

「我想起來了，魔幻國裏頭住着很多魔法師……偶然有些魔法師會來地球星旅遊……呀，我也是從魔幻國來的！」騰騰緊皺着眉，他用力抱着頭，彷彿有着成千上萬的針刺着他的腦袋。

芯言彷彿也感受到騰騰腦海中的痛楚和混亂的思緒。

「你回復了所有記憶嗎？」芯言不知所措地看着班上靜止活動的老師和同學們，「什麼是魔幻國？」

「我只記得一點點……」騰騰皺着眉，努力回想着，「魔幻國是一個比地球星細小得多的星體，因為受着魔法力量的保護，數千年來未被人發現它的存在……」

「聽上去好像個天方夜譚的神話故事，」芯言不解地問，「那好端端的，為什麼魔法師要把時間停頓？」

「這個我也不知道……」騰騰搔着耳朵，懊惱地說。

「那麼……現在應該怎麼辦？」芯言感到渾身不自在。

「這件事似乎很不尋常，我們出去查看一下吧！」騰騰從柏宇的肩膀上一躍而下，往課室門外跑去。

一向怕事的芯言六神無主，即使她心底裏萬般不願，也只好依從騰騰的話去做。她忍着膝蓋的痛楚小心翼翼地穿過靜得可怕的走廊，來到音樂室、圖書館、活動室、小食部，再走到空曠的操場，一路上他們並沒發現些什麼。

「很可怕，什麼東西也靜止了，時間停頓會維持多久？」芯言輕聲問，生怕會驚動了什麼。

「不知道呀，只有施法者才能把時間回復正常！」騰騰忐忑不安地解釋說。

「假如……時間一直停頓……我們會變成怎樣？」他們差不多走遍整個校園也沒有發現，芯言的臉上驟然塗上一層灰。

「這個嘛……我也未曾遇過……」騰騰倒吸了一口涼氣，說。

最後，他們來到位於地庫的禮堂。

當芯言雙手貼着禮堂的大門，準備用力拉開把手時，突然被騰騰喝止了。

「等一下，」騰騰壓低聲音說，「我感覺到有一股強大的魔法力量凝聚在裏面！」

「那怎麼辦？」芯言連忙把雙手縮回，並後退幾步，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懼感覺已經降臨在她的身上。

騰騰發揮兔子的本領，用力一躍，跳到高處的氣窗前，他偷偷窺探裏頭，看到一隻長得跟長毛象一樣高大的雙頭巨犬逐一嗅着定格了的學生們，而台上站着一個身穿黑色斗篷的少年，他的臉隱沒在斗篷的暗影裏，湖水綠色的頭髮從耳後兩旁露出來，那斗篷上鑲嵌着稀有的黑色水晶，相信少年的地位必定超然，而在他的脖子上，隱隱浮現出一道血紅色的刻紋來。

「這股氣勢，似乎來者不善……」騰騰暗暗地說。

突然，雙頭巨犬不停地抽動鼻子，然後向着禮堂門口的方向伸長脖子，獰獰地咧開嘴巴，露出一排如刀一樣鋒利的尖齒，牠似乎發現了什麼。

「糟了，被牠發現了，芯言我們快走。」騰騰翻了個筋斗降落在地上，準備快速逃跑。

「裏頭發生了什麼事？」芯言輕輕拉開大門，打算從門縫中窺看裏面。

一隻長着兩個頭顱的巨獸正向着門口的方向直衝過來，牠滿身都是烏溜溜的黑色長毛，單是一條腿已經比

禮堂上的柱子還要粗壯，那些銀色的尖爪子和長在兩張猙獰嘴巴裏的尖利牙齒互相輝映，煞是可怕，芯言從未見過這種恐怖的生物。

「怎麼牠……牠長着兩個頭的！」一聲尖叫，打破了寂靜的時空。

與此同時，禮堂內的雙頭巨犬也大吼一聲，彷彿在回敬她，那震耳欲聾的叫聲響遍整個禮堂，嚇得芯言雙膝一軟，跪倒地上。

「我走不動……」佔據着芯言的瞳孔盡是無邊無際的戰悚，此刻，她感到一陣暈眩。

騰騰見勢色不對，嘴巴唸出一段莫名其妙的咒語，他原本像手掌一樣大的身體立時變大數十倍，一雙長長的毛耳朵幻化成巨大的翅膀。

「騎上來吧！」

芯言按捺着那暈眩感爬上騰騰變大了的身軀上，騰騰二話不說便向着樓梯飛去，趕快離開地庫。

芯言雙手緊緊抓住騰騰，紅着眼睛問，「我在做夢嗎？還是統統都是幻覺啊？」

騰騰回首一望，總算暫時甩掉雙頭巨犬了，他急急說道：「當然不是幻覺啦！那隻是古希臘神話當中，守在地獄之門的雙頭巨犬啊！那個魔法師不單止懂得把時



間停頓，就連這種級數的魔獸都能夠召喚……」

「那麼說，我們死定了嗎？」芯言臉色煞白，手腳不停地抖震，身體彷彿不屬於自己一樣。

騰騰無暇回應，只管全速向前飛，他看到樓梯上左邊的一道木門打開了，於是沒想清楚便飛到裏頭去。

「慘了！是個死胡同！」原來他們走進了擺放運動訓練器具的雜物房，騰騰一轉身打算走出去，可是一個巨大的身影把門外透入的光統統遮擋着。

騰騰放下芯言，準備與雙頭巨犬戰鬥，可是他還未站穩，就已被巨犬一腳壓在腳下，發出一聲慘叫。

雙頭巨犬望着嚇得瑟縮一角的芯言，牠其中一個頭顱發出一聲嘶吼，驀然張大了嘴，嘴裏那些尖銳如刀鋒般的尖牙閃着寒光，似要一口把芯言咬下去。

「芯言快走——」騰騰用盡氣力抵抗着巨大，可是對方力量實在太強大了。

芯言跪倒在地上，她抬起頭望着那隻威風凜凜的黑色長毛雙頭巨犬，她實在怕得要命，這些東西從來都只會在驚悚電影中出現，怎會料到今日竟活生生的站在她面前吼叫？

「哇——」芯言閉上雙眼放聲尖叫，她眼前一黑，再次感到一陣暈眩，整個世界在瘋狂地天旋地轉。

芯言沒法再支撐下去，身體無力地倒了下來，就在這個時候，一道紫色光滲入她的眼簾。芯言慢慢張開眼，發現自己正處身一個紫色光球內，外面全是一片白色混沌的蒼茫，這種感覺多麼溫暖，氣味多麼熟悉。

此刻在芯言的腦海裏，不斷浮現殘留在她記憶裏的夢中情境。

「芯言……是時候了……」這把一直在相同的夢中呼喚她的悅耳聲音，令芯言無法忘記，她感到有一雙無

形的手將她扶了起來，這感覺多麼溫暖。

剎那，無數紫色的光從芯言的掌心竄出來，逐漸包圍着她，一縷縷紫色的絲線被編織成薄薄的紗覆蓋她的全身，此刻，芯言全身都散發着耀眼的紫色光芒。

「我又在做夢嗎？」芯言感到渾身都充滿了澎湃的力量，彷彿身體裏的血管毛孔，全部被這種光侵佔了，隨之而來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異感覺。

「一定要相信自己，換上你的魔法戰衣，你可以擊退牠的！」那把耳熟的聲音包圍着芯言，像在替她注入信心。

「你是誰？」話未說完，一個巨大的紫色魔法光環從芯言腳底出現，魔法光環呈現出奇特的符號，不，這不是光環，是魔法陣！芯言不由自主地提起腳尖，雙手從腰間往上揚，劃出優美的弧線，她的身體慢慢地自轉，感覺身體越來越輕盈，魔法光環隨即往上升，穿過芯言的腳踝、小腿、大腿，繼續往上推，最後消失在芯言的指尖中。

芯言感到全身的血液在沸騰，整個身體都很滾燙。

「芯言，留心呀！」騰騰的聲音把芯言拉回現實，她猛然張開雙眼，頓時清醒過來，她看到雙頭巨犬正高速衝向她。

「停呀！」芯言伸出雙手朝向雙頭巨犬，射出了一

襲紫色的氣流，驟眼看似是揮出鋒利的劍刃。

原本兇猛地撲向芯言的雙頭巨犬，竟被某種強大的力量反彈開去，狠狠地撞向牆壁，騰騰乘機逃脫。剛才還目露兇光的巨大，瞬間被眼前閃耀着的紫色光芒壓倒，伏在地上望着芯言，不敢妄動。

形勢一下子逆轉。

「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芯言依然驚魂未定，望着自己閃耀着紫色光芒的身體，她發現不知何時，她竟換上了一身層疊出深淺不一的紫色和粉色的華麗戰衣，纖幼的手腕上配戴着漂亮的手環，雙腳套上了精巧的短靴，額前那細碎的劉海下露出一條鑲嵌着紫水晶的額環，正正壓在眉心。

「為什麼會這樣啊？」芯言一臉迷茫，難以理解。

「芯言啊，剛才的紫光令我回復了記憶……我猜，你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位被選中的魔法少女了！」

5

華麗的換裝，變身！

「被選中的……魔法少女？」芯言驚呼，「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不是開玩笑的！你看！雙頭巨犬暫時被你施展的紫光結界鎮住，趁着這時間趕快收服牠吧！」

「我怎麼可能收服那隻恐怖的怪物！」驚魂未定的芯言望向那蠢蠢欲動，試圖衝破禁制的雙頭巨犬，她的額際都滲出了一把冷汗。

「芯言，你可以的！」騰騰鼓勵她說，「你快合上雙手，把潛藏在內心的能量釋放出來吧！」

「我不行的！我……我很害怕呀，你……找其他人幫忙吧！」芯言閉上眼不停地搖頭，她多麼想這只是一場幻想力豐富的噩夢，當她張開眼睛時自己原來倒在溫暖的牀上。

「沒時間了，雙頭巨犬快要衝破你設的光之結界了，你別再逃避了，快跟着我唸咒語，把光之魔杖召喚出來吧！」騰騰氣急敗壞地對芯言說，「相信你自己，只有你才能收伏牠！」

「相信自己……」芯言想起剛才那把聲音也說了同

樣的一番話，她被迫張開雙眼，她知道自己的願望已經落空。

「每個人的內心都潛藏着不可思議的力量，你就是被選中的魔法少女！」

「我真的是魔法少女？」

「嗯，你們的世界連繫着神秘的魔幻國度，而只有你擁有那條開啟秘密的鎖匙。」騰騰飛到芯言的面前，認真地說。

芯言雙眼閃過一絲焦慮，她猶豫了半秒，卻想不出其他法子，於是難為地說：「好吧！」

「古老的光之魔法至高無上……」

芯言隨着騰騰誦唸奇怪的咒語，她合十的雙手中隱隱透現了一道紫光，她的背後同時隱隱亮起五芒星魔法陣，魔法陣釋放出一股強大的氣流，四周剎那間飛沙走石。

「出來吧，神聖的光之魔杖！」當最後一個字落下後，五芒星圖案緩緩旋轉，芯言拉開雙臂，在她的眼前出現了一支紫色的魔杖。

芯言瞪大了一雙圓眸盯着浮在半空中的魔杖。

「芯言，把它拿起吧！」騰騰說。

「嗯！」芯言點頭，集中精神用力緊握魔杖。



「跟着我唸出攻擊咒，鎮住雙頭巨犬吧！」騰騰引領着芯言。

「紫晶星光力量，注入能量！」芯言跟着騰騰唸咒，魔杖霎時注滿紫光。

「喀！」芯言把魔杖指向雙頭巨犬，縱橫交錯的紫光霎時射向巨犬，匯集成一個光之籠，把牠牢牢困住。

「芯言，是個好機會啊！使用光之魔法收伏牠吧！」騰騰急忙說。

芯言揮動魔杖，一道刺眼的光芒便射向雙頭巨犬。

「唰！」突然，一道身影攔在雙頭巨獸的面前，那人右臂一伸，擋住了芯言的攻擊。

那是一個身穿黑色長斗篷，手中握住一支黑色魔杖的少年，芯言看不清他的面貌，只見在他露出來的脖子上，浮現出一道發光的血紅色刻紋。

「就……是他了……剛才在禮堂裏指揮着雙頭巨犬的就是他了！」騰騰着急地說。

「你……到底是……誰？你……為什麼帶着那隻……怪物到這裏來？」芯言望向斗篷內少年的眼眸，他那漆黑的眼眸也詭異的化為了血紅色，讓芯言冷汗直冒。

「你沒有資格向我發問。」少年那把低沉的聲音在

空中迴盪。

從少年敏捷的身手和高傲冷峻的語氣可知，他絕不是個好惹的人。

隱約看到斗篷內少年微微張合嘴巴，他似是在施唸咒語，未幾，被紫光困住的雙頭巨犬回復了原本的活動能力，不，看來牠的氣勢變得更加強，憤怒的眼眸對着芯言流露出一般強烈的殺氣。

芯言打了一個深深的寒顫，一陣從心底深處湧上來的寒意令她非常難受。

少年低喝一聲，黑魔杖頂端冒出了詭異的黑霧，而那抹黑霧越漸擴大。

數秒之後，少年在半空中輕輕劃了一下，一道黑霧從魔杖射出，化成了一束黑色的利箭朝着芯言疾撲而去。

「魔法護盾！」芯言本能唸出防護咒語，一層紫色的光之盾立即在她身前出現，牢牢把她的身軀護住。而那些黑色利箭在撞上那層紫色光盾時，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少年隱隱露出了一絲不可思議的神情，但片刻便回復本來輕蔑的目光，他彈一下手指，背後等待已久的雙頭巨犬立刻衝前撲向芯言。

雙頭巨犬伸出被注滿黑魔法的尖爪抓向芯言的魔法護盾，紫色的光盾一下子被撕開兩邊，光芒消散於空氣之中。

「快上來！」騰騰叫道。

芯言一個華麗的騰空躍起，熟練地跳到騰騰身上，此舉就連芯言自己也嚇了一跳。

隨即，騰騰飛快地逃離雜物房衝出操場去。

「休想逃！」少年竟然飄了起來，領着雙頭巨犬追趕出去。

時間仍然靜止，騰騰與芯言根本無處容身，他們來到空曠的操場，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襲擊，騰騰也不懂得如何應對，除了逃走也想不到如何是好。

「憤怒的暴風直捲長空……」少年舉起魔杖，他似乎在施咒。

天空中出現一個黑色的旋渦，氣流疾速轉動的聲音打破了寂靜的氣氛。

一陣強烈的風把芯言的頭髮吹亂，那急劇的風聲令她感到背脊發寒，她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警號。

少年瞟了芯言一眼，魔杖一揮，旋渦急速地降下把芯言包裹着。

狂風把芯言吹得搖搖欲墜，當她嘗試逃走時，卻發

現身體像被不知名的力量綁住一樣，無法動彈。

圍着芯言的旋渦收得越來越窄，她的身體隨着旋渦狂烈旋轉。

「哇呀……」狂風彷彿像一把鋒利的刀刮落芯言身上，她的手腳紛紛出現一道道紅痕。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騰騰飛身撲向芯言，把她從旋渦中推了出來，而他自己卻被捲入旋渦裏。

「騰騰！」

「哈！蠢東西！」少年飄到旋渦前，他合上眼簾開始默唸咒語。

騰騰的身體發出金色的光，他奮力地掙扎對抗，可是一團急旋而來的氣流，將他緊緊捲着。騰騰被帶到半空中不停地轉呀轉呀，在旋渦外的芯言同樣感受到一陣劇烈的疼痛竄上胸口。

原本萬里無雲的天空，忽然不知從哪裏飄來了一大片烏雲，把大半個天空擋住，黑壓壓的烏雲就彷彿要把整個世界都壓垮一樣，光線在一瞬間暗淡下來。

「呀！」一陣淒厲的慘叫聲，響徹了雲霄。

黑色的雷電從天而降，猛然打落旋渦中央。

「放開他！」任由芯言怎樣哀求，少年也無動於衷，最後，騰騰停止了微弱的哀嚎，同時芯言也再感覺

不到從騰騰傳來的那份痛楚。

「騰騰……」芯言厲聲大叫，卻得不到回應。

「撤！」少年一揮魔杖，旋渦隨即消散，餘風把騰騰扯向一方，騰騰在半空中變回原本細小的身形，他渾圓的身軀狠狠地撞上了旁邊的大樹，樹葉漫天飛舞，騰騰毫無知覺地順着樹幹狼狽地滑到地上。

芯言跌跌碰碰地跑向騰騰，她小心翼翼地捧起渾身傷痕的騰騰，只見他已奄奄一息。

「騰騰……騰騰……我現在要怎樣做？」芯言驚惶地問，騰騰的眼神逐漸變得散渙。

芯言那嬌小的身軀不停在顫抖，她在害怕，但她竭力地使自己平靜下來。

「芯言，我的魔法力量已經耗盡了，對不起……我無法保護……」說罷，騰騰身體放軟，然後身體和手腳漸漸消失，從小兔子的外形變回一隻髮夾的模樣。

「騰騰……你不要嚇我啊！」芯言使勁搖晃手中的髮夾，髮夾卻毫無反應，騰騰似乎已經失去了動力。

「不……要……」芯言無力地叫喚着，她張開口，卻發不出聲來，她胸中怒火漸漸燃起，手腕微微抖動。

整個世界依然停頓，所有的一切都繼續處於靜止狀態。

芯言的一雙黑眸竟開始變幻了，隱隱帶着紫光，她的雙手無意識地結起了法印。

那紫色的眼瞳，猶如水晶般泛着奪人心魄的光芒……

「神聖的紫晶，施展你最耀眼的光芒！」一道強烈的紫光從芯言手握的魔杖射出，把天空上的烏雲驅走，紫光照亮了整個操場。

同時間，紅色、黃色和藍色三道光柱分別從遠方不同角落射向芯言，一切，就好像在做夢一般，顯得那麼虛幻飄渺而不真實。

少年的面上難掩訝異，但他的目光並不是落在芯言發出的紫光之上，而是遠方那三道光柱。

「竟然還有其他的星光力量，而且能夠互相呼喚着！」少年一邊暗地呢喃，一邊伸手安撫着那被紫光照得惶恐不安的雙頭巨犬。

「我們走吧！」少年揮一揮袖，在半空中劃出一個大圓圈，圓圈內霎時閃出一團黑霧。他率領着雙頭巨犬走進那黑暗的圈內，臨行前向芯言抛下一句，「等着吧，我們很快便會再次碰頭的！」